住在電視方框裡的純真歲月

文字/ 陳建成
攝影/ 陳安嘉

張簡敏希在拍攝兒少紀實節目時，花費許多時間用心陪伴，往往數日的拍攝工作，最後只有幾分鐘的播出時長，她也感到珍惜與感動。

十五歲的「異鄉」冒險

張簡敏希出生在苗栗大湖，對家鄉的印象是安靜，她回想童年時光「我覺得沒有受到什麼巨大的刺激，就是覺得這裡很平順，很平常，日子就這樣過。可是心裡總覺得有一種『不夠』。」那是一種對「日常」的探問，看著長輩小時候在這裡，長大在這裡，父母親戚也都在這個巨大的生活迴圈裡日復一日地重複。而在那段歲月裡，有長達九年，家裡沒有其他同齡孩子，她看電視、和寵物玩，仿若是一部忘了分集的晨間劇。

於是，在十五歲那年，面對升學志願的十字路口，她做了一個讓家人驚訝的決定，遠赴彰化就學。對傳統客家家庭而言，如果孩子要出外唸書，通常會安排住在親戚家以求照應。但敏希拒絕了這個選項，她選擇不倚靠所有可以保護她的系統，隻身前往一個完全陌生、沒有任何親友的地方。

「那個系統對我來說太壓迫了。」敏希的語氣中透著一種過盡千帆的平靜，「又是長外孫女，這讓我一直覺得身上背負著一種社會制約。我不是非常喜歡那樣的感覺，所以我寧願去試試看其他的可能性。」但這趟十五歲的逃亡，如今再回頭看「長外孫女」這個身分，她已經能笑著說：「現在比較像是，我理解到自己不用擔那麼大的責任。我也可以跟大家有界線，沒有人可以勉強我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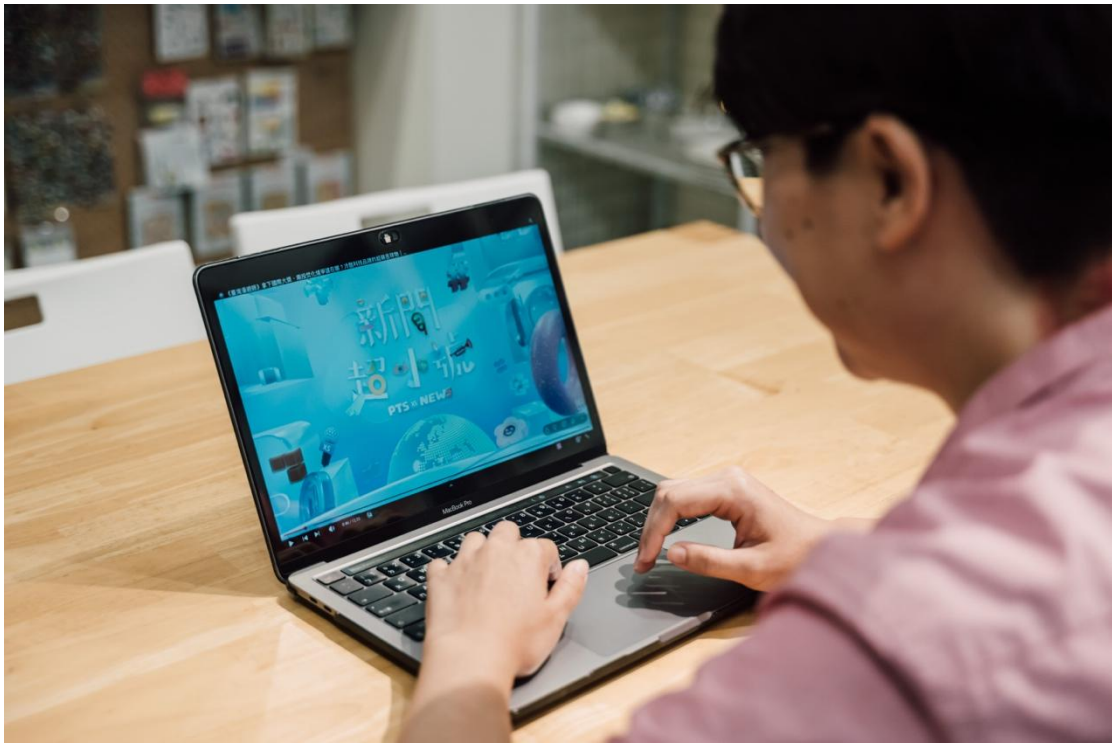
為了找尋報導題材，敏希四處尋訪，笑稱自己時常「肉搜」事件中的人物，後續假如有機會報導，就會趕快紀錄到資料庫。

在媒體圈的焦慮與安身

敏希會踏上媒體這條路，和兒時經驗有關，到了大學如願考上資訊傳播系後，她比同齡人更早確認了自己的方向。當其他大學生還在享受夜衝、夜唱的青春揮霍時，她在大二透過「後生提攜計畫」進入客家電視台實習。然而，任何將興趣轉化為職業的過程，都不可避免地要經歷理想與現實的痛苦摩擦。

「在學校的時候，雖然花很多錢做片子、沒日沒夜很累，但不會影響對未來的熱情，因為那是一個充滿憧憬的過程。可是真的進到職場後，環境並沒有那麼理想。」敏希坦言。電視台面臨數位轉型的陣痛、傳統媒體的沒落，加上業界普遍的高工時與低薪資，讓她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陷入自我懷疑。

這也是當代許多從事內容創作與文化產業青年的共同縮影。他們懷抱著對社會的關懷、對美學的追求投入產業，卻必須在柴米油鹽與科層體制中掙扎。敏希甚至一度跑去算命，問自己到底適不適合這份工作。「有前輩告訴我，這種不穩定的焦慮就是要花十幾年去適應。一開始很焦慮，焦慮個十幾年，好像也就習慣了，人生也就這樣了。」她苦笑著說。



媒體工作者沒有一定的工作場所，打開電腦隨時就可以工作，然而在這過程中，追求工作品質的壓力更是沒有中斷的時候。

在和受訪者一起活著

但真正讓她在這個殘酷產業中安身立命的，是她在拍攝紀錄片與兒少節目中，所經驗到的「生命感」。她記得剛進客台時，被派去南部拍紀錄片，團隊跟著一位耄耋阿公回家，拍攝他在經手「阿公婆牌」（祖先牌位）的祭儀。經過一連串勞動之後，阿公坐在躺椅上，平靜地望著窗外的天空。導演在敏希耳邊輕聲說：「當你看到這個歲數的老人家來要求做這些文化紀錄，表示他知道自己時日不多了。」那一刻，二十出頭的敏希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，原來生命是這樣，生命知道自己即將結束。

這種對生命流逝的深刻體悟，也投射在她看待客家文化傳承的態度上。她觀察到，許多人在推動客家語言與美學時，心底其實充滿了「相信這個東西終究會

消失」的悲觀。「後來我問自己，如果我那麼努力做一件東西，然後我還相信它不會傳下去，那不是很荒唐嗎？」敏希說。這種近乎存在主義式的反思，讓她決定在不完美的社會環境裡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這件事的理由。

敏希和孩子一起玩耍，在鏡頭外是朋友，在攝影機開拍之後，是引路人，一起看見更廣博的可能性。

看見孩子發光的真實價值

這幾年，社會對「成功」的定義越來越單一，家長們在少子化的壓力下，對孩子的發展充滿了焦慮。但在敏希的鏡頭下，孩子的價值從來不是用成就來衡量的。

她分享了深深在腦海裡的畫面，一次是在銅鑼窯拍攝，一位小女孩起初對團隊感到陌生，但在拍攝過程中，敏希只是靜靜地陪伴。最終，小女孩放下防備，願意和她一起玩耍，並在捏陶土的過程中展現出無比的熱愛。她說：「就只是這件很小很小的事情，我就覺得很值得。當她熱愛那件事的時候，那就是孩子發光的時刻。」在拍攝兒童節目時，敏希想要拍攝孩子的日常，有些人可能會希望看到孩子做很大的事情，或符合我們期待的「成功」。可是有時候，就算只是洗腳踏車洗到自己全身都是濕的，那也是他本來的樣子，那就是孩子最真實的樣貌。

然而，這種尊重在面對社會脆弱角落時，也常讓她陷入媒體倫理的掙扎。當她認識了兒少保護的社工後，她意識到社會上還有許多無法在歡樂節目中露臉的孩子。她渴望讓這些孩子也有近用媒體的權利，卻又深怕報導會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。這種在「保護」與「發聲」之間的極限拉扯，展現了一個成熟媒體工作者的自我要求與社會責任。她不追求淺顯易懂的收視率，而是透過每一次的溝通，試圖為那些沒有被打開窗戶的孩子，透進一點光。

敏希還有另一個身份「作家」，把生活當中難以言說的感覺，化作詩篇和文稿，洞察深刻，屢獲文學獎肯定。

以安全感取代焦慮

談到現在與家鄉苗栗的關係，敏希的態度務實而清醒。她坦白地說「我不太可能回來定居。」除了交通考量與工作考量，和父母、家族的互動，也都是難以立刻跨越的門檻。

面對地方政府時常喊出的「青年返鄉」政策，敏希有著截然不同的宏觀視角。她不認為「回來」是展現地方認同的唯一路徑。她說：「我覺得離開後再回來，是非常勇敢的事情。但無論在哪裡，只要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，願意想到這片土地，或為它做點什麼，那就好了。不用大家都回來，也不用一直分成『離開』或『留下』。每個人有自己的步伐。」

敏希進一步分享觀點，現在社會上容易帶著一種「問題意識」去看待地方，而不是認為充滿希望，裡面充滿著焦慮。而且在這個充斥著短影音、AI 演算法與政治爭論節目的時代，媒體可能推波助瀾著更多不安，家長也為了孩子的未來焦慮，政策為了人口外流焦慮。但敏希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徑。她將自己童年時在電視機前獲得的陪伴，轉化為《新聞超小號》裡那些真實、沒有過度包裝的報導，努力做好內容，不用過度迷失在各種短影音形式裡。即便製播兒少節目需要有更多細節要照顧，權衡議題與兒少保護等等，但敏希說：「孩子會知道，有人關心著他們，陪伴著他們一起長大，這樣就夠了。」